



采访记者 周青先  
采访事件 舟曲泥石流灾害

## 舟曲之痛,痛在骨髓

18日夜,一场雨后,曾经以为坚强的我终于支撑不住,在舟曲灾区现场一滴泪未流的我号啕一场,悲痛之情如同决堤的洪水,冲垮了所有堤坝和防线。

如同我最后一天在舟曲三眼峪泥石流源头看到的情景一样。在三眼峪泥石流现场,我被近乎灭绝的月圆村遗址震撼,被无助的人们的惊天号啕刺痛,被孤儿们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睛震慑。

我们决定沿着泥石流流向上走,看看到底是为了什么,养活人类的大自然瞬间变得如此凶残。

从历史照片上看,这个号称“陇上江南”的地方十分美丽,北侧的山里流出数股清泉,养活了几十万藏汉民众。我们经过的残存农舍里,院子里几乎都有硕果累累的苹果树,随便一个角落里的蔬菜瓜果,都长得水灵鲜美。

这里的山叫翠峰山,曾经遍布木棉花草。现如今,靠近县城和村子的山体,是连草都盖不住的裸露岩石。一下雨,泥沙随流水俱

下,势必成灾。

沿着崎岖的山路走进Y字形峪口,我们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:洪水将山脚下六至十米深的松散山体切下,再和洪水搅拌变成泥石流,借助高度差以喷射速度冲出峪口,直扑山下的村庄和县城,其中最惊人的事实是,几十块上千吨巨石居然被推出数百米,堵在峪口附近。

当地人这个峪口坐的几道堤坝,想要挡住泥石流这匹暴烈的野马。现在看来,这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
我们爬到了自己体力所能到达的最高点,也没有看见过一棵大树,一个树墩,甚至连草皮都稀稀疏疏。

翠峰山,你的树呢?你的草呢?当地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告诉我们,在他的记忆里,数十年来舟曲人口暴涨,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砍树取树活动。平时的日子里,当地人没有别的燃

料,就砍树烧,夏天砍树枝,冬天挖树墩。甚至还有当地农民以偷树外卖谋生,这一带的老房子大多是木质结构,建房需要大量原木。跟谁要?山里啊。

近处砍完了,就进深山里砍,有时为了一担柴,他们要走上12小时。

就这样,翠峰山渐渐变得光秃,山脚下沉积了数万年的风化岩石和泥沙,在遇到大雨后,在失去了草木保护后,就变成了脱缰野马,无人可挡。

我坐在巨石上,仰望山顶上因为人力无法到达而得以残存的原始松林,低头看如同一条黄色巨龙的泥石流带,心中挤出了几个字:靠山吃山,等山被吃完了,山就要吃人了。

2008年我赶到汶川大地震现场采访时,也曾完整地走完了从都江堰到漩口、映秀镇地震中心点,再到汶川、理县、马尔康。这里是汉、羌、藏族聚居区,一个非常鲜明的现象是:人口越密集,山体就越荒凉。沿317国道

由西向东,从马尔康到米亚罗,一路青山绿水,美不胜收。等过了理县,人口开始密集,山上的树木就变得稀疏。而在汶川县城,岷江沿岸山体如同火山锥一般光滑,布满风化的碎石沙,植被早已不见踪影。哀悼日那天,周围山体持续崩塌,滚滚烟尘如同火山爆发。

据汶川当地的老人讲,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岷江沿岸的高山还是郁郁葱葱,中海拔地区的树木成荫,大炼钢铁时,大批木头被砍伐,沿江漂流到下游炼钢。至今江底时常还能发现当年被埋的漂流木材,如今已经成为家具市场上昂贵的乌木。

连年砍伐,岷江边的山林渐渐消失了,代之以连年的滑坡和泥石流。

近日,刚遭过大灾的映秀再度被泥石流袭击,令人唏嘘。

泥石流,是天灾,也有人祸。数十年,数百年不断向大自然索取,尤其是无限制盘剥索取,总有一天是要还的。



采访记者 龚海  
采访事件 一老人莫名死亡

## 一位老人最后四天的人生空白

把一个年轻人吹倒,更何况是一个接近虚脱的老人。”

见到死亡现场的老人告诉王展,老人趴在地上,左手还撑着地,好像吃力地打算要站起来。

爷爷没有给王展留下遗言,他死的时候身上只剩下7块钱和“红将军”烟。

王展说:“爷爷抽烟,但是他身体很好,神志也清醒。”他手上捏着爷爷的照片,照片显示,7月27日13时50分,王炳成出现在救助站,穿着运动裤,左手持着两个馒头,回了下头。

这是老人这辈子少有的照片,也是最后一张。

照片是派出所的民警拍的,把人送到了救助站,民警拍下此照片存证。

民警告诉王展,接到群众报警后,他们在街上发现了老人,他衣着干净,精神很好,连胡子都是刚刮的,断然不是流浪乞讨人员。

依据这张照片,王展印制了上千份寻人启事,四处张贴。

老人一脸慈祥,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。

7月初,王展的爷爷从农村老

家来到泰安,虽然担任多年村干部,还在镇上的煤矿做过副矿长,阅历不浅,但王展还是担心没在城市生活过的爷爷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迷路。

王展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纸条上塞在爷爷兜里,然后叮嘱他,如果遇到麻烦就找警察。

爷爷俩住在大佛寺附近,离市中心很远了,几乎没有高楼大厦,反倒有很多平房,还能捕捉到农村的影子,虽然破落,但是安静。王展说,住了几天后,爷爷越发喜欢这个地方,经常会走出门四处溜达溜达,他也开始放心大胆去上班,留爷爷一个人在家里。

老人习惯早起,7月27日凌晨4点多,王展起床时看到爷爷在叠被子,“起这么早。”老人“嗯”了一声,随后迷迷糊糊中王展听到了关门声。

中午不见爷爷回来吃饭,下午还不见人影。王展想,爷爷可能是迷路了。

沿街寻找,依然不见人影。王展想到了当地派出所,顺着摸瓜找到了救助站。

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告诉他,这

里没有他爷爷。

但派出所的民警肯定地告诉他,老人确实被送到了救助站,而且前后送了两次,他们听不懂老人的湖南方言,没法有效沟通,就送他到救助站,救助站却不接收。

随后,派出所值班的副所长再次把老人送到救助站,告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有义务接收,但后者还是不接受。

离开救助站时,这位副所长拍照存证。而就在他离开后不久,老人被迫也离开了救助站。

王展赶到救助站时,爷爷早已离开了。人会去哪儿了呢?他埋怨救助站怕收留他爷爷几个小时,祖孙俩也不会错过。

骄阳似火,他只能赶紧骑着摩托车再找,还招来一帮老乡邻居一块儿,小区小巷挨个搜寻,用方言大声喊叫。

整整四天,王展精疲力竭,没有得到任何线索。警方也没有再接到报警,老人似乎从这个城市蒸发了。

没有人注意到王炳成,哪怕是救助站门口的小商小贩,对老人也没有印象。卖布的和别人交换着翻看当天的报纸,他说,几乎每天都有

警车向救助站送人。

在四天的煎熬中,最终,王展得到的是爷爷的死讯。

母亲早亡,父亲走了,王展自小由爷爷抚养长大,而爷爷最后却客死他乡,死在孙子打工的这座城市,29岁的王展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爷爷的遗体还在太平间,验尸报告写着王炳成身体多处擦伤。王展说,这样的高温天气,一个78岁的老人四天不吃不喝,怎么挨得过去。至于爷爷为什么会出现在高速路上,他也不知道,但是从救助站出来,沿着泰山大道一直走,就能上高速公路,而大佛寺实际上离泰山大道也不远。

王展甚至沿着泰山大道走了一遍,沿途打探,不过还是没有人声称见过照片中的老人,连高速入口处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印象。

僵持了10多天后,王展拿到了一笔赔偿金,回家办丧事。

在事情私了之后,派出所和救助站都不再接受采访。

78岁的老人在这个夏天游荡至死,他或许说了什么,但没人听得懂,他或许做了什么,但没人看到。

树立中国旅游品牌建设标杆 18省市主流媒体联手打造

# 2010中国旅游品牌

# 总评榜

活动主办: 齐鲁晚报·广州日报·钱江晚报·燕赵都市报·大河报·扬子晚报·楚天都市报等全国18家主流媒体  
学术支持: 浙江大学·中国旅游品牌实验室 山东省分榜独家承办: 齐鲁晚报

### 奖项设置:

- 品牌旅游城市
- 年度旅游人物
- 年度旅游景区
- 年度旅行社
- 年度旅游饭店
- 年度旅游交通服务商
- 年度特别贡献奖

咨询热线: 0531—85196613 85196576